

近日,本报记者暗访了沪上多家洗衣作坊和洗衣工厂,采访了数位洗涤行业业内人士,发现这些洗衣作坊、工厂“藏污纳垢”现象十分严重,乱象堪称触目惊心。

本报暗访组

环境脏乱 这是在洗 本报暗访龙吴路

暗访不正规作坊

脏衣服干净衣服堆在一起 餐巾擦脚巾扔一处“洗澡”

闵行区龙吴路,上海焦化厂,几支烟囱高高耸入云霄。焦化厂内,密集的管道渐渐隐没在龙吴路和澄江路上的一些巷子里。巷子中只要你向着隐隐冒出几团蒸汽的地方走,就会发现,在送汽管道的末端,好像藤条挂葫芦一样,悬挂着不少洗衣厂。为了低廉的房租和焦化厂取之不尽的蒸汽资源,它们聚集于此,繁衍生息。这里,就是上海洗衣厂高度集中的地方,与其说是洗衣厂,不如叫洗衣作坊更为贴切。

无名作坊“脏乱差”
脏衣净衣搞“混搭”

澄江路上,集卡、水泥搅拌机,车来车往,记者挑了条无名小巷,巷口既无巷名,更没有号牌,守候在此,大约一小时左右,一辆颜色几乎褪尽的蓝色面包车就悄无声息地开了过来。

跟着面包车进入巷子,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右手边一个敞开放式垃圾箱,尽管天气还算凉爽,垃圾箱已经散发出阵阵恶臭,剩饭剩菜,各式各样的生活垃圾……不仅把垃圾箱填得满满的,甚至还有脏饭盒、破衣服从里面滚落出来,占掉了半个路面。

沿着坑坑洼洼、污水横流的路面往前走。垃圾箱旁边,出现了一排低矮的小平房,每间平房里都摆放着木床和桌椅板凳,很明显,这里是洗衣作坊的员工宿舍。宿舍对面,就是一家占地约为一百多平方米的洗衣作坊,再往里走,又是另外一家。

与所在的小巷一样,两家作坊既没有门牌号码,也没有铭牌。蓝色面包车“嘎吱”一声停在其中一家门口,立刻有几个工人围上来,手脚麻利地拉开车门,从车厢里往外掏东西。

车厢里装的是毛巾,有长的,有方的,看上去应该是酒店客房里用的。卸车的,是几个小伙子,便装、粗黑的手,一把将团成团的毛巾拽出来,随手扔在地上。

毛巾快被掏空时,记者探头向车厢里张望,车厢地板黑乎乎的,有脚印,还有小块泥土。“这么脏的车子装毛巾?”记者忍不住问。“反正是要去洗的,洗完了不就干净了?”小伙子干脆利落地回答。

绕过堵在门口的面包车往里走,凌乱的“布草”(所谓“布草”是指送到洗衣作坊的所有需要经过清洗流程的织物,包括被套、床单、枕套、浴巾、脚巾、衣裤、餐巾等)小山一样随意堆放在厂房的各个角落。虽然整个厂房约有一百多平方米,但在其间行走,很难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——操作台上、墙角里、地面上,到处都是待洗的和已经洗好熨干的纺织品。东西的堆放全部杂乱无章,你只能从它们的色泽和凌乱程度上判断,这座“小山”究竟有没有经历过清洗。

装卸区、洗衣区、熨烫区和打包区之间,也没有任何隔断,全部混搭在同一个厂房之中。

编织袋铁架子运布草
工人不知自家的厂名

作坊深处,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叔正把刚洗好的一堆衣服从洗衣机里往

“布草车”里拽。说是“布草车”,其实只是一个装有四个轮子的铁架子,架子上绑着大大的编织袋,用来盛放布草。大概是因为使用时间太长,编织袋破旧不堪,本来的颜色也已模糊难辨,上面粘着黏糊糊的一层脏东西。

从洗涤到熨烫,到折叠再到装车,衣物在厂房内的运输全都要依靠这种破烂的推车。

巨大的工业洗衣机隆隆作响,记者好奇地上前,突然听到“哐”的一声,一股水流猛然从机身之后喷涌出来,原来是洗衣机在往地上排水。尽管躲避得还算及时,污水仍然没过了记者的鞋面,还有几滴洗衣液飞溅到记者脸上。

让人感到惊讶的是,当记者询问作坊工人“这儿叫什么名字”的时候,他们竟纷纷表示“不晓得”。

强碱性黄粉洗衣床
脚巾和餐巾一锅端

洗衣作坊一角,凌乱地堆放着几大袋洗衣粉。“白色粉末是普通洗衣粉,和家用的,黄色粉末是‘强力去污洗衣粉’。”一位五十开外的洗衣工人告诉记者,如果是洗比较好洗的东西,我们就用白粉,洗面巾、擦脚巾、床单什么的,就用黄粉。不过黄粉碱性太强,用好黄粉之后必须再用中和的药水过一下,否则住酒店的人躺在床上会感觉床单“咬人”。

而在之后的调查中,业内人士指出,洗衣工人所说的“强力去污洗衣粉”应该就是“强碱性工业洗衣粉”。记者大概数了一下,整间作坊,一共只有四五台洗衣机。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机器,洗衣工人会将同种颜色的毛巾凑在一起,无论脚巾还是面巾,放在一起清洗。有时,他们刚从这个洗衣机里捞出宾馆的擦脚巾,转头又把餐厅的餐巾塞进同一只洗衣机里清洗。

这么多衣物“一锅端”,是否需要衣物和洗衣机进行消毒?洗衣工人肯定地回答:“不用。洗衣粉就能消毒。那种黄粉,碱性很强,什么细菌都能杀死。”记者把这间洗衣房从里到外兜了个遍,甚至到后边的库房探访了一番,果然除了几十袋黄白“洗衣粉”,没有找到任何消毒用品的踪迹。

而在澄江路上另外一家看起来比较规范的洗衣厂中,负责人告诉记者:“洗衣粉肯定不能完全取代消毒用品。”随后,这位负责人带领记者来到工业洗衣机旁参观,在这里,记者看到了一排高度在70厘米左右的塑料桶,走上前去,一股浓浓的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。



这就是小作坊用的“黄粉”。

暗访医用被服洗涤厂

“温吞水”来消毒 手工叠衣为省钱

如果说为餐厅和连锁酒店洗衣的洗衣作坊已让人感到难以忍受,那么记者在探访闵行一处医用被服清洗厂时的所见所闻,就只能用“震惊”来形容。

脏被服堆在地上
员工多为农民工

走进洗衣厂的大门,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场院里一辆蓝色的卡车,此时车厢是空的。卡车旁还有辆叉车,可以想见,这里的业务量之大,单靠人工,已经来不及完成搬运。

事实也正是如此,再往前走几步,立刻就能看见十来座半人多高的“小山”随意堆放在厂房之中。

说是厂房,其实并不确切。这处洗衣厂的厂房活像没有完工的烂尾楼,只有一个巨大的水泥框架,四周没有门窗,全靠头上的顶棚遮风挡雨。

未经清洗的脏被服就堆放在水泥框架下的地上。不用细看,一眼就能认出它们的出处——白色、蓝色的被单、带条纹的病号服,其中一包床单血迹斑斑,上面大块的污渍鲜艳欲滴,一看就知道是刚从手术台上撤下来的。

小心地绕过脏被服堆成的小山,十几台大型工业洗衣机毫无遮挡地出现在眼前。与民用洗衣作坊一样,脏布草堆场和洗衣区之间没有任何隔断。

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工在洗衣机间徒手收集清洗完毕的被服。老板看着他忍不住叹了口气:“现在的人工费太贵了,只能随便找点农民工来充数,能搬东西就行。就算农民工也找不到年轻的,只好找四五十岁的来干活。”

80℃高温“消毒”
不行再加上消毒水

洗涤厂老板告诉记者,对卫生被服进行消毒有两个方法:把被服放在洗衣机里,再把水加热到80℃的“高温消毒”,如果高温消毒还不行,我们也会在洗衣机内加入消毒水消毒。”

当被追问,如何判断“高温消毒还不够”,老板却支支吾吾不肯回答。暗访之后,记者询问专业人士,把

水加热到80℃是否真有消毒的作用时,该专业人士解释说,许多洗涤剂只有在水温达到70℃以上时,其中的活性物质才能发挥作用,也就是说,80℃水温有助于清洁被服上残存的污渍,但在消毒方面,意义不大。”

“与其说洗涤时80℃的水温可以消毒,还不如说漂白环节和高温熨烫环节杀灭的细菌更多,”这位专业人士表示,但即便是120℃以上的高温熨烫,对于一些孢子外壳比较坚硬的细菌,仍然无能为力。”

干净病号服手工折叠
老板称这是为了省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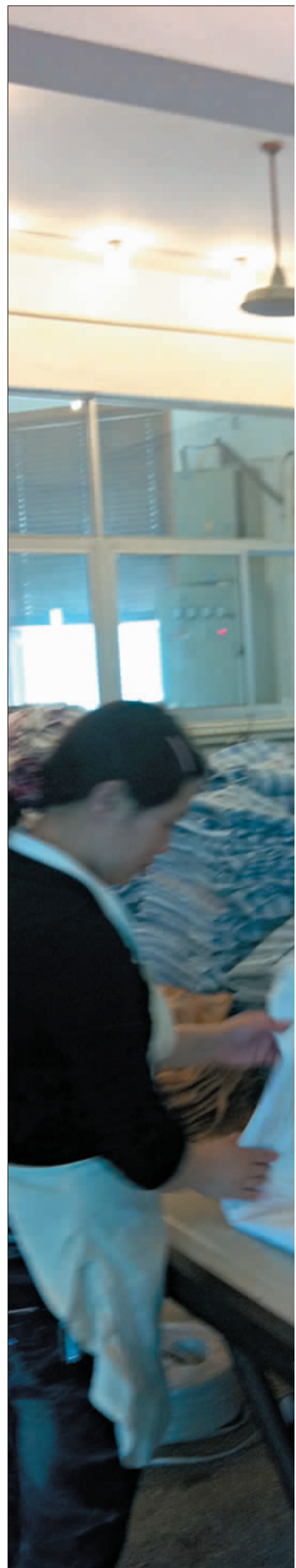
在洗衣厂的一侧,记者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房间,走进去一看,十来名女工正在折叠刚刚烘好的衣物。这些女工既没戴帽子口罩,手上甚至连手套也没有,所谓“工作服”,不过是便装外面套了一条围裙而已。

房间里很热闹,女工们一边聊天,一边干活,其中一名女工像叠普通衣物那样,三下两下折好一套“格子服”,然后随手塞在操作台下的地上。

看到记者对折叠衣物的环节产生了兴趣,洗衣厂老板忽然有些心虚,没等记者提问,他就主动揭起了自己的短:“用人工折叠衣服确实不对,但是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”

“我们是有资质的洗衣企业,该有的证件一个不少,”老板信誓旦旦地保证,“可是,洗衣房的日常开支实在太——用水、用电,还要满足环保要求,搭建污水处理设备——我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做到十全十美。”

顺着老板的指点,记者在厂房对面,看到了一处两层楼高的水泥塔。“这个设备光造就要一百多万,每年的运营成本也在七八万元左右。”老板说,“按理说洗医院的東西,各个区域都要严格分开,洗好的衣物也该用机器来折叠,可惜我们厂根本没那么多钱,只好先这样将就。”



洗衣作坊里叠衣服的女工全都着便服、